



寻找灵魂

董宇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书丛沿前文化

躯体

寻找灵魂

20元

● 董宇峰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灵魂

董宇峰 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25 插页：3

字数：95,000 印数：1—12,000

ISBN 7—5404—0409—4

I·329 定价：2.20元

9 2 3 1

目 录

序 言	1
引 论 第二次寂寞	3
 黄色结构 一张空网——网里空空	19
一 生存——从美境到现实	21
(沈从文和张炜)	
二 伦理——从高雅到通俗	38
(胡适、林语堂和金庸、琼瑶)	
三 压抑——从批判到荒诞	55
(郁达夫、老舍、巴金和莫言、刘索拉、 残雪)	
 红色结构 文以载道——无道可载	75

一 运动——从文学到政治	78
(“白话文”“左联”“新文艺”和“反右” “文革”“清污”)	
二 救世——从女神到财神	94
(郭沫若、闻一多和黄宗英、新凤霞)	
三 寻根——从理性到虚无	112
(鲁迅和韩少功)	
蓝色结构 内在困境——>内在超越	129
一 逍遥——从情书到日记	131
(“新月派”“现代派”和“朦胧诗” “实验派”)	
二 爱心——从呼唤到论证	151
(冰心和刘小枫)	
三 自觉——从困境到超越	170
(杨炼《诺日朗》和《鬼》)	
结语 坠入深渊的姿势	191

序 言

1985年夏天，我开始以“编年”的方式在本世纪中国文学里寻觅精神历程的轨迹，三年之后，我发觉这种方式不合适，首先是对我不合适，因为我不是从专项研究开始的，我是从心存疑问开始，所以，我换用了“追问”的方式。

为了明确我的问题的位置，只有先行到人类精神总体历程中去理出问题的源头，这一溯源便是引论“第二次寂寞”。在这一过程中，为适合追问，我必须造出几个新的概念。

为了对语言的尊重，我大量删去了“没用的话”，同时注意引用文学作品原文的特殊重要性，因为精神历程是从作品中显现出来。我把引用的话视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合适地说出的话。

为了方便追问，我把问题分为三个各自包含

有三个小题目的大题目。我把三个大题目标为黄色结构、红色结构、蓝色结构，是取三原色同等价值的意义，以避免第一、第二，或甲、乙、丙、丁等排列法带来的先后主次的歧义。为防事与愿违，特此说明。

引论 第二次寂寞

1

真正具有意义的精神存在问题并不是经常被提出来，它象一只野鹰，只在空中略一显现便抽身离去，千年之后才可能返回，每次返回都在重复同一个问题，正是它的降临总要彻底刷新精神存在的面目。这就是精神存在的基本构成问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人类智慧把握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全部问题都要追问到这里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第一次显现的姿势就会知道它怎样成为精神存在扑动的翅膀。

无须计较究竟是几百万年前，在原始时期人类是以神性之目光面对一个纯粹神的世界，以神

的名字命名神、人和万物。

问天地由来：“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问人类由来：“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做人。”在漫长时间里形成的原始迷信精神存在之特殊价值形态是：神人合一。

在神、人之上还有一种冥冥不可言说的威力，就是原始迷信精神存在的价值取向：天。天以“兆”的方式显示威力，它不可言说但无处不在。

所谓兆，乃是因果观念出现之前的一种普遍性思维过程，以《易经》为例看：“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吉与凶是兆所具有的非此即彼的答案，而兆是无与人沟通的唯一方式。

非凶即吉，人的处境完全由天规定，所以人与天的沟通无时不在，如《诗经·野有死麋》：“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以猎获一麋兆诱得一女，使兆生效的是天。在这里，没有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天也不是明确的观念，只是一种冥冥之力。

作为思维过程，兆来源于某种经验感觉，如《易经》内涵可析为道、法、器。道——思维方式，法——演变规则，器——占卜甲。以火焙烧，观

孔周围裂纹而卜，以一锥之小对应宇宙万物无穷之大，这种空间意识的特征为有对应而无终极，兆在两现象之间生出第三意：凶或吉。这第三意则以同样姿势加入另一个兆的过程，显而易见，这一过程具有无限性，是无极相对性思维方式的简单例子。

在人类形成完整的精神存在之初，价值取回与思维方式就是两回事，是构成精神存在的两个部分，不能取甲代乙也不能混为一谈，甚至连对立统一之类的辩证法也只能使问题陷入混乱。以不同角度同时把握这两个部分是理解任何一种精神存在的必须。

至此可见出原始迷信精神存在的内部结构层次：价值形态——神人合一，价值取向——天，思维过程——兆，思维方式——无极相对性。

东方神的世界以兆结构，在地中海沿岸的西方，神的世界以血缘结构。古希腊奥林匹斯山神系这样组成：由马拉诺斯和该亚衍生出萨图恩和瑞亚·科俄斯和福柏；其后又衍生出赫斯提、得墨忒耳、哈得斯、波塞冬、宙斯、赫拉、勒托等。众神之父并非至高无上者，他要服从一种命运规定，这命运无出凶、吉，是真正的主宰，其情状等同于东方原始迷信的天，即西方原始迷信精神存在

的价值取向。

从荷马史诗中可见出神人合一的价值形态。一种名为“阿特”的凶兆遗传到阿特鲁斯和泰斯提司兄弟之间，为偷到幸运金羊毛，泰斯提司奸污了亲嫂。阿特鲁斯于是设法放逐泰斯提司，后又召他回来宴食他儿子的肉。这凶兆由阿特鲁斯再次遗传给儿子阿米加依，因此泰斯提司未被吃掉的一个儿子厄极斯特司则成为阿米加依之妻的情夫，情夫妇合谋杀死了阿米加依。

在泰斯提司奸污亲嫂之前，那遗传的凶兆早已存在。

泰斯提司兄弟是庇勒普斯的后代，庇勒普斯曾约比萨王赛车，他买通比萨王驭手胜了车赛后又把驭手杀死沉海，可谓凶兆循环的一个周期。而厄极斯特司伙同情妇杀死阿米加依后故事并未结尾，阿米加依之子又杀死亲母和厄极斯特司。当然，再翻一页，凶兆又会以同样姿势出现。

从血缘遗传看到那个凶兆，从凶兆感觉到冥冥不可言说的天之威力，其中没有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的影子，那凶兆来自天遣，是其无始，世代相传，是其无终，东、西方原始迷信精神存在有着本质相同的内部结构。

象太阳升起之过程便是落下之过程一样，那

只野鷹正悠然飞来，以新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预示着另一个精神存在的诞生。

2

公元前数百年，黄河长江流域的东方以先秦诸子一哄而起走出原始迷信精神存在。

先看孔子。他以一整套理论把神的世界变为人的世界，其方法是：以人的世界为实在，以神的世界为虚幻，把天的位置让给君王，把人变为臣子；从此，人类存在与神的世界正式分离。当然，这一复杂过程并非孔子独自一人完成，在天的观念明确为具有人格的天帝时，价值取向已经开始转换，如《尚书》：“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善恶观念与因果观念渐次形成，其表达极致是孔子的“礼”，君对臣之礼是绝对统治，臣对君之礼是绝对服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中可以见出思维过程是绝对性戡除异己。

这就是封建道德精神存在。其价值形态：道德；价值取向：王道；思维过程：戡除异己；思维方式：终极绝对性。

人被分离出神的世界之后，事情就一步一步变得复杂。孔子儒家学说论述君臣关系的真理性，另一个智者老子则以道家学说论述君臣关系的必然性，“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绝对而且唯一，其实仅仅是一种帝王术：“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先秦诸子虽然百家争鸣，却遵循同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属于封建道德精神存在之内的各体系相互戡除，而不是其它意义的共存。

在地中海沿岸的西方，精神存在走出原始迷信之后便有了与东方十分不同的变化。

公元前 500 年，毕达哥拉斯学派宣称这世界：“既有神，又有人，也还有象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人，开始走出神的世界。毕达哥拉斯说过：“万物是数”，他发现直角三角形命题，把世界想象为由原子组成，物质则是原子按各种形式排列的分子构成，几乎由几何学奠定了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的特点是定义的演绎，定义是一种自明性公理，其复杂涉及数学最深奥处。这种定义演绎的思维过程哲学化为逻辑，形成演绎绝对性思维方式。

这一思维方式在地中海沿岸伸出两只手，一只手建筑了封建神学精神存在，另一只手建筑了科学理性精神存在。

原始迷信精神存在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神学中变为上帝。上帝超越感知然而通过逻辑演绎可知，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是封建神学的开端，比如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赤脚在冰上行走却比别人穿着鞋子走得好，是由于灵魂对肉体的有效控制。必须说明这里的灵魂与意志不是同一回事。柏拉图在灵魂不朽说里鄙弃肉体，才有了他那别具一格的恋爱方式。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有三种实质：一、可感觉又可毁灭的——动、植物，二、可感觉但不可毁灭的——天体，三、不可感觉也不可毁灭的——神性。灵魂与神性在反复的逻辑演绎中存在，上帝则在庞大的神学学说中存在。

在文艺复兴前约十个世纪的时间里，由圣奥古斯丁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众多哲学家建筑起辉辉然的神学精神存在。

奥古斯丁在《教义手册》中说：“如问我们在宗教上所信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考问事物的本性；我们也不需要惟恐基督徒不知道自然界各种元素的力量和数目。”在此不仅可见出价值取向，且可见出思维方式：“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神）的仁慈而受造，那就

够了。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即‘父’，由父而生的‘子’和从父出来的‘圣灵’，这圣灵就是父与子之灵。”

人的自然理性不能认识这三位一体，只有上帝理智中的真理才是不变的。神学认为，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意接受权威的人，戡除性不言自明。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写道：“神学分为两部分，一是思辩的神学，一是实践的神学，它在思辩和实践两方面都超过其他科学。通常，我们说一种思辩科学超过其他科学，不外指它的确实性比其他科学高，或者它的题材比其他科学更高贵，而神学在这两方面都超过其他思辩科学。说它有较高的确实性，是因为其他科学的确实性都来源于人的理性的本性之光，这是会犯错误的；而神学的确实性则来源于上帝的光照，这是不会犯错误的。说它的题材更为高贵，这是因为神学所探究的，主要是超于人类理性的优美至上的东西，而其他科学则只注意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至于一般实践科学，它的高贵系于它是否引向一个更高的目的。如政治学、军事学，是因为朝向国家的目的。而神学的目的，就其实践方面

说，则在于永恒的幸福，而这种永恒的幸福则是一切实践科学作为最后目的而趋向的目的。”神学有充分的戡除异己的理由。

庞大的封建神学精神存在占有诸多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也具有互相戡除性，只有上帝作为价值取向的地位越来越稳固，神学的价值形态是救赎之爱，也就是上帝之爱。

哥白尼与牛顿的学说使神学遇到了劲敌，而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家们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科学理性精神存在由黑格尔给以极大的丰富，他道出辩证法的实质：“有限物的界限不单是从外界来的；它自身的本性就是它被扬弃的原因，它借本身的作用转变成它的对立面”。通过“理性是宇宙的实体”，黑格尔指出：“精神是自足的存在。”一个具体存在物的实体是一种自身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纯粹的抽象，而纯粹的抽象就是思维。黑格尔一直引导出绝对理念说：“绝对理念是普遍，但普遍并不单纯是与特殊内容相对立的抽象形式，而是绝对的形式，一切的规定和它所设定的全部充实的内容都要回复到这个绝对形式中。”科学理性精神存在也占有诸多相互戡除的思想体系。

对于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封建神学与科学

理性的理解大不相同，在同一思维方式内，科学理性的价值形态是理性，因此，真理便成为价值取向。

封建神学与科学理性相互戕除的最有戏剧性的场面要数发表《论无限宇宙和世界》的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名烧死在火刑柱上那件事。那是十六世纪。

以精神存在论，黄河长江流域的东方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的最大差异是：在东方只有一个封建道德精神存在之时，西方却有封建神学和科学理性两个精神存在。于是，东、西方的精神历程便有了不可比性，甚至可以说是勾通的实质性障碍。当两个区域的文明终于有了相互碰撞的机会，就难免演出一幕一幕闹剧来；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存在的差异规定着两个区域文明的深处的差异。

3

又看见了那只野鹰，这一次它首先飞临地中海沿岸。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潮就